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高连营 ◎主编

一起的风风雨雨

YIQIDEFENGFENGYUYU

如果朋友让你生气，
那说明你仍然在意他的友情。

我试着接近你，我试着呼唤你，
当我走向你，原来你也正朝着我走来。
后来我知道了，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
可以让成功来敲门！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一起的风风雨雨

主编：高连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数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高连营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2006.12

ISBN7-204-07897-7

I.开… II.高… III.文学-作品集-中国 IV.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968 号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主 编 高连营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发行电话: 010-87713181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75.725 印

字 数 400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204-07897-7/I·1685

定 价 1192.00 元(全 40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总 序

文明的华夏,名人辈出,代代相续,千古人物。

成功、成名、成家,这是每个时代都令人向往的不倦话题。

步入这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谁不希望成功?谁不想到成名?谁不企盼成家?21世纪的年朋友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成功从何处起步?成名的奥秘在哪里?成家的诀窍是什么?名人名家们的岁月时代是怎样度过的?”

《开启未来》丛书将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丛书的作者引用了各界名家名人百余位,怀着眷眷深情,驾起自己回忆的小船,溯流而上,去寻觅自己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去捕捉当年智慧的闪光,去追溯自己成功、成才、成家,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源头。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名人名家不仅创造了令人景仰的成就,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高远的志向、顽强的意志、勤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正是今天朋友们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因此,了解名人过去的历史,追踪他们走过的脚印,领悟他们成功、成名、成家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从中一定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这些名人,他们的青春岁月,充满了苦辣酸辛,坎坷磨难或

经战火的洗礼,或历曲折的境遇,或扬逆水的风帆,或留奋斗的足迹……

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有幸福的回忆,更有苦涩的泪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折的苦闷,更有失败后的反思。在名人的生活辞典里,不是没有平凡和琐屑,正是对平凡和琐屑的超越,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和成功。

这套丛书的文字,不是这些大家名人们作流水账式的忆旧,而是在自己漫长的生活画卷上精心地撷取;也不是空洞冗长的理论说教,而是时过境迁的作者真情的流露、实感的迸发。因此读起来亲切、真实、自然,若汨汨清泉,沁人心脾。从他们的经历中,朋友们可以悟出成功的规律,做人的道理,处世的艺术,成名成家的奥秘。

老者不复返,来者永远新。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要把我国建设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今天的年朋友任重而道远。希望你们都做伟大时代的强者,做伟大事业的成功者,肩负重任,迎着风雨,用坚强的信念,将理想的太阳从心头托起,用毅力的犁铧去耕耘不辍,走向未来,走向光明,走向自己的成功之路。

成功属于我,属于你,属于他,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2006年6月

目 录

一、活动照片	
——电影的诞生	1
二、中国电影第一搭档	
——张石川和郑正秋	13
三、为了我们共同的誓言	
——抗战电影管窥	27
四、战后电影的重镇	
——昆仑影业	42
五、一场含混的“正名”运动	
——娱乐片	57
六、“真正电影化的样式”	
——滑稽短片	71
七、讲故事	
——戏剧化电影的进程	81
八、“新现实主义”	
——左翼电影的追求	93
九、“百分之百”的电影	
——有声片	107

十、第一次商业化浪潮	
——类型电影	120
十一、“远离”是为了彻底的靠近	
——费穆电影	135
十二、一个民族艰难的认同	
——现代都市题材影片	150
十三、水与水龙头的寓言	
——“十七年”电影境遇描述	165
十四、开给一亿人的“最佳配方”	
——谢晋电影	180

第一章

活动照片

——电影的诞生

电影,这一人类文化史上横空出世的“第十位缪斯女神”,在西方的出现,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的科学技术探索的结果。从 1830 年前后许多欧洲孩子渴慕得到而又只有少数人才能买得起的玩具新发明“幻盘”、“诡盘”和“走马盘”,到 1872 年英国人慕布里奇在加利福尼亚州所作的那场令守旧的艺术家们愤怒不已的跑马连续摄影试验;从马莱将自己用“活动底片连续摄影机”拍摄的照片献给法国科学院,到雷诺在巴黎一家蜡像馆放映世界上最早的“动画片”,直至大发明家爱迪生用自己的“电影视镜”制作“走马盘”式的影片,供人们观看,……其间的每一项“发明”都曾经令世人皆知、熟悉,甚至进入过他们的日常生活。但当最终的结果——“电影”正式诞生的时候,人们还是着实吃了一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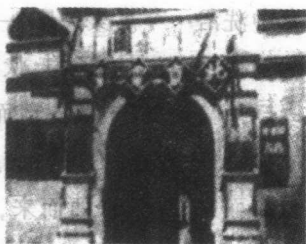
在 1895 年 12 月 28 日这个普通的日子,在法国巴黎一家大咖啡馆的地下室内,法国著名的照相师奥古斯特·卢米埃尔和路易·卢米埃尔兄弟俩,第一次用他们发明的“活动电影机”,公映了他们自己摄制的《火车进站》、《水浇园丁》、《工厂的

大门》、《婴儿的午餐》等 10 余部影片，这些后来被法国电影史家乔治·萨杜尔称之为“一种有系统的‘活动照片’”的影片，虽然大多只能放映一两分钟，但现场的观众无不惊愕万分，而且很快轰动了整个巴黎，并波及到世界许多国家的王室成员和普通平民，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历史影响。于是，这一天，就被公认为非凡的世界电影开天辟地的誕生日。

在几乎“目睹”了电影科学产生过程的西方观众眼睛中，电影依然是一个巨大的奇迹，它使人们好像增加了一双“天眼”，看到了一个梦幻中的世界。在这个令人惊讶的世界里，人会走得越来越远或越来越近，大门开启了又关闭，风微微拂动着树，火车风驰电掣般朝着观众驶过来……而这一切又是那样的逼真现实，“灵活如生”，令人感之叹之！尤其是影片里面的生活内容，忽而近在咫尺，忽而远在天边，天南地北，时空瞬息变幻，真切的形象，滑稽的场面，悲喜交集，呼之欲出，使人如身临其境。具有如此“魔力”的电影一经出现，怎么能不倾倒观众无数，哪怕是非常了解它的科学原理的观众？

电影的“魔力”是不可抵挡的。而正是这种“魔力”使一些人认识到了它潜藏的极大的商业价值，带着它跋山涉水，走遍了世界，也来到了中国。中国人最早看“影戏”的时间，据上海《申报》上的一则广告说，是在 1896 年 8 月 11 日。那一天，上海徐园的“又一村”内将放映“西洋影戏”，并同时伴有“戏法”、“焰火”、“文虎”等游艺杂耍类节目。此时距世界电影的誕生日不过半年有余，想必放映的“影戏”，不是法国的卢米埃尔的影片，就是美国的爱迪生的影片。当然，由于无从考证，这仅仅是一种推

测而已。但由此可见,中国人观看电影的历史几乎与世界同步。记载较为详尽、影响也更大的电影放映是由美国人雍松(也有人说是詹姆士·里卡顿)来进行的。1897



中国最早的电影放映场所之

——北京西单商场文明茶园

年7月,他带着一些爱迪生的影片,在上海的茶馆、游乐场等多处放映,并在报纸上大作广告,吸引了许多观众。据1897年7月27日《申报》的广告云:“此戏纯用机器运动,灵活如生,且戏目繁多,使观者如入山阴道上,有应接不暇之势。”并附有影片介绍:“俄国皇帝游历法京巴黎府,罗依弗拉地方长蛇跳舞,巴铎巴尼名都街市,西班牙跳舞,骑马大道,母里治地方跳舞,拖里露比地方人民睡眠,辣博鲁里地方农民跳舞,印度人执棍跳舞,以剑术赌输赢,骡马困难之状,西方野番刑人,和兰大女子笑柄等等。”应该说,这是中国社会民众第一次给与电影以比较广泛的关注,也是电影第一次在中国观众中大展其“魔力”。如果不其然,几乎没有任何科学意识、对电影原理更是无从得知的中国观众,看起电影来与西方的观众是同样的惊奇讶异。1897年9月5日上海出版的《游戏报》第74号上一篇名为《观美国影戏记》的文章可以作证:“近有美国电光影戏,制同影灯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昨夕雨后新凉,偕友人往奇园观焉。座客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状。又一影,一女子在

盆中洗浴……。又一影，一人灭烛就寝，为地瘡虫所扰，掀被而起捉得之，置于虎子中，状态令人发笑。又一影，一人变弄戏法，以巨毯盖一女子，及揭毯而女子不见。再一盖之，而女子仍在其中矣！种种诡异，不可名状。最奇且多者，莫如赛走自行车：一人自东而来，一人自西而来，迎头一碰，一人先跌于地，一人急往扶之，亦与俱跌。霎时无数自行车麇集，彼此相撞，一一皆跌，观者皆拍掌狂笑。忽跌者皆起，各乘其车而杳。又一为火轮车，电卷风驰，满屋震眩，如是数转，车轮乍停，车上坐客蜂拥而下，左右东西，分头各散，男女纷错，老少异状，不下数千百人，观者方目给不暇，一瞬而灭。又一为法国演武，其校场之辽阔、兵将之众多、队伍之整齐、军容之严肃，令人凛凛生威。又一为美国之马路，电灯高烛，马车来往如游龙，道旁行人纷纷如织，观者至此几疑身人其中，无不眉为之飞，色为之舞。忽灯光一明，万象俱灭。其他尚多，不能悉记，洵奇观也！观毕，因叹曰：天地之间，千变万化，如蜃楼海市，与过影何以异？自电法既创，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天穹之秘。如影戏者，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缩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何殊乎铸鼎之像，乍隐乍现，人生真梦幻泡影耳，皆可作如是观。”文章作者之所以能够不厌其烦地详细记载他眼中“影戏”的奇景，皆是因为他感叹电影“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天穹之秘”，而生怕遗漏了曾经阅历过的“袍影”。

随后，“懂力”四射的“西洋影戏”放映活动，从上海逐渐渗透到中国的其他城市和地区。

在北京，1902年1月，一位外国人携带一些美国影片。在

前门打磨厂租借福寿堂放映电影,影片内容有:“美人首旋转微笑,或着花衣作蝴蝶舞”,“黑人吃西瓜”,“脚踏赛跑车”以及“马由墙壁直上屋顶”等。1903年,西班牙人雷马斯携一批残缺不全的旧影片,在北京同安、青莲客等茶馆里放映,因票价低廉,博得不少路人人览。后几经曲折,他在中国的电影放映业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当外国人在中国大地上纷纷竖起广告牌,营造放映场,大肆招徕观众的时候,其丰厚的利润,吸引着中国人也逐步加入这个行列。始作俑者,是从欧美回国的商人林祝三。他用从国外带回来的机器和影片,于1903年开始在北京的茶园放映电影。1904年慈禧太后70寿辰时,英国驻北京公使曾进献放映机一架和影片数套,以示庆贺。不料在宫内放映时,中途突然发生爆炸,慈禧太后认为不吉利,于是不准再在宫内放映电影。其实,后来紫禁城内并没有完全禁映,电影仍然时光顾慈禧的内廷。

香港的电影放映活动起步也很早。1899年,美国人麦顿在香港中环近海边的空地上,以及一些酒楼里,放映一些长度仅一分钟的影片,影片内容与上海等地放映的影片差不多,同样受到香港人的欢迎。广东人余丰顺手1904年起,开始出租和放映电影,成为在香港最早开始电影商业活动的中国人,当然,他放映的影片仍然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的人制作的。

台湾当时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其电影放映活动则是首先由日本人来进行的。1901年11月,日本电影放映商高松丰次郎,在台湾总督府的授意下,在台北西门町《台湾日日新闻报》报社前面的空地上,搭建木屋作为放映场,放映由日本带来的新闻

短片。从此拉开了台湾放映电影的序幕。

从沿海的商业大都市上海和皇廷盘踞的古都北京,到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从平民到贵族,从民间到宫廷,电影作为一种新异奇趣的娱乐形式,处处落地,处处生根开花,使古老衰弱的中国多少出现了一点“现代”气息。

在中国放映电影的人,无论中外,当时唯一的动机和主观目的,就是求取商业利润。但这些作为纯粹商业行为的电影放映活动本身,却在客观上为我国电影的诞生,带来了许多意料不到的益处,作了前提准备。电影传入的及时,使中国人几乎同步性地看到了这一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样貌,不仅开阔了视野,而且,产生了强烈的认识新事物的欲望;大量的外国影片的放映,使国人在梦幻般的电影世界中,以感性的、情感的观赏体验,开始认识电影,并目睹了西方电影的基本样式和最新成就;近十年的电影放映活动,极大地激起了人们对电影的观赏兴趣,培养出了一批“竟成嗜好”的中国电影观众,培育了中国的早期电影市场。

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产生市场,中国电影凭借外



国影片的生产及其在自己国土上的放映,激发了社会较为广泛的电影需求,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歪打正着”的好事情。电影市场的繁荣,呼吁越来越多的影片的产生。同时,中国的观众不仅希望看到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彩的“西洋影戏”,更希望看到能反映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的、本民族的影片。而且,民族的有识之士们也在汹涌而来的外国影片大潮中,深切地感受到了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建立民族电影事业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各种因素都在呼吁着、期待着中国电影的诞生。

终于,北京丰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挺身而出,一马当先,担当了中国电影的开创者。1905年,适逢著名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谭鑫培先生60寿辰,平日喜爱京剧、又与梨园人士过从甚密的任庆泰,便萌发了为其做寿的念头。作为一个京城里最早开业的照相馆的老板和京城第一家专业电影园——大观楼影戏园的开设者,如何做得一份独特的寿礼呢?任庆泰在思考中,很自然地要和“活动照相”联系起来考虑,一个激动人心的想法产生了:自己拍摄“活动照片”,拍“影戏”!应该说,这个想法,在任庆泰心中是积郁已久、早已跃跃欲试了。因为他在大观楼影戏园的经营中,常常感受到“所映影片,尺寸甚短,除滑稽片外,仅有戏法与外洋风景”,为了补充片源,扩展营业,任庆泰早就萌生过自己拍片的念头,而这次为谭鑫培做寿,不过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任庆泰与谭鑫培商定拍片事宜后,便派人到东交民巷德国人开的洋行买了一架法国造的手摇式摄影机和胶片,并指定由照相馆最好的照相师刘仲伦担任摄影。春夏之交,在照相馆的

院子里,一块专门挂上的白色布幔前,谭鑫培身着戏装,表演了京剧《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三个片断,刘仲伦在固定的位置上,不停地转动手中的摄影机摇柄,胶片忠实地记录下了谭老先生精彩的表演。拍竣的《定军山》“影戏”,拿到任庆泰自己开设的大观楼影戏园及其他场所放映。虽然影片的画面不是特别清楚,人物动不动就跑出了画面,但谭老先生表演的一招一式,还是清晰可辨。这部影片的出现,无论是对于京剧爱好者,还是对于渴望看到中国人自己拍摄的影片的观众来讲,都是一件令人欣喜和振奋的大好事。所以,影片放映时,受到了观众真诚而热烈的欢迎。

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的出现,带来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世界电影的历史以卢米埃尔兄弟的纪实短片开启,中国电影的诞生却从任庆泰的国粹“京剧”开始,表现出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同为开端,时隔短暂,何以相距甚远?个中原因的探讨,不是一个无聊的话题,而会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电影的真正起点。

如果说,卢米埃尔的电影具有开天辟地的性质,是真正的“破天荒”之举的话,那么,中国电影诞生时,已经有了一个10年的世界电影背景。这10年的世界电影中,不仅有卢米埃尔“重现生活”的纪实短片,爱迪生的新闻、滑稽纪录短片,布莱顿学派的社会片,还有梅里爱的舞台戏剧排演片,以及百代公司的“戏剧性或现实性影片”(乔治·萨杜尔语)等等,这些影片的创作观念乃至表现技巧,通过其影片在中国的放映,都给了中国观众以感性和情感上的体验。任庆泰就是在这样一个开阔的

电影视野里,来拍摄影片的。丰富的世界电影创作背景,给了他从容的选择余地,也给了他不拘一格拍电影的观念。从表面上看,任庆泰的影片似乎更接近梅里爱的戏剧式电影,但实质上距离卢米埃尔的纪实影片也并不远,它们都是对某种对象的忠实记录。

在当时中国城市民众的娱乐方式里,看“影戏”固然是其中的一种,但“影戏”作为西洋“舶来品”,远远抵不上正处于鼎盛时期的民族艺术——京剧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观看有声有色、唱念做打的京剧表演,才是当时一些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城人民的重要娱乐方式。京剧有比“影戏”更大的市场需求,京剧名角的号召力比起今天的电影明星来,丝毫不逊色。任庆泰在首次拍摄“影戏”时,对能否取得经营上的成功并无多少把握,为了增大成功的保险系数,尽可能地保证上座率,他想到了—条捷径:借京剧和京剧名角来提携“影戏”。即依靠京剧和京剧明星的票房号召力吸引更多的观众,来观看“影戏”。这种做法,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电影“明星制”吧。

京剧的前身,是地方剧种昆剧。随着“四大徽班”进京,及朝野的推动,京剧逐渐成为“国剧”,被视为“正统”戏曲艺术,社会声誉很高。而“影戏”作为“西洋镜”,即使再令人感到神奇新颖,也不过是西方的“雕虫小技”。近代以来,国人对待西方科学技术的基本态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能说对任庆泰没有丝毫的影响。他运用西洋的“影戏”技术,来拍摄中国的京剧艺术,《定军山》恰巧是国人这种学习态度的一次实践和最形象的反映。应该说,任庆泰的这种实践很大程度上是非自觉的,但却是

极富于意义的,它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中国电影的民族化道路。

任庆泰虽然观看了许多西洋影片,但对其拍摄技术的把握,却等于是从零开始。他曾在《定军山》拍摄前,对他的技师们说:“别让洋东西唬住,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活动照相吗!”把摄影机当做照相机来使用,进行“活动照相”,这既是草创期世界上大多数电影创作者通常使用的方法,也是中国当时人们对电影的一种普遍看法。技术水平的有限,使任庆泰还无法创作出形式新颖、技术过人的影片,而只能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影戏”内容的精心选择上,以中国式的内容取悦中国的观众。于是,我们才看到了一部无任何技巧的由原味京剧片断组成的“影戏”。虽然从刘仲伦拍摄的技术程度来看,《定军山》确实还只是3组“有系统的活动照片”,但从这几组内容经过精心选择的活动中,已经明显感觉到了任庆泰和刘仲伦对无声电影基本特征的理解:以动作、表情、造型取胜。显然,这是中国电影技术的起点。

汇聚了众多因素的影响,时势才造就出中国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的起点,应该说并不比卢米埃尔的纪实短片低。任庆泰在借鉴外国电影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而产生的中国第一部电影,既把电影真正引进了中国,又为世界电影格局增添了新的一极。

《定军山》诞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中国电影的“开天辟地”之作,是中国电影的滥觞。

任庆泰在首战告捷之后,又一鼓作气继续拍摄了一些京剧纪录片。如接着把谭鑫培的《长坂坡》搬上了银幕。另外,陆陆续